

تَعْلِمُونَ
أَنَّهُ مُحَمَّدٌ
رَسُولَ اللَّهِ
أَنَّهُ أَنْذِلَهُ
إِلَيْكُمْ

古希腊恋歌

碧麗蒂著
李金髮譯

上海開明書店印行

一九二八年五月初版發行

◆ 古希臘戀歌 ◆

原作者 碧麗蒂

法譯者 貝爾魯易

重譯者 李金髮

發行者 開明書店

發行所 上海開明書店
望平街

〔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〕

序

這本詩是從法國貝爾魯易 (Pierre Louys) 之碧麗蒂的歌 (Les Chansons de Bilitis) 重譯的。這本名著，世界各國只有零碎地譯過幾首；(如德人 R. Dehmel 譯過二十六首，捷克人 A. Backovsky 譯過八首，瑞典人 G. Uddgren 譯過四首等，) 直至一八九四年，魯易始將全部譯成法文，但由卷末的目錄看來，其中有十一首仍未曾譯出，是否因為大過猥褻抑有他種原因，原譯者未道及，故不得而知。

魯易是法國近代大作家之一，可惜於去年逝世了！他是追慕古希臘生活的諧調及肉體美，同時讚頌諸神的偉大的，其描寫性的自然舒展，實給現代虛飾的社會當頭一棒。他除譯這書得名外，尚有傑作：‘Sphrodite’及‘本旦與婦人’‘血的 Srchipel’‘室

梭爾王的奇遇'‘短篇小說’等。

我譯這書的意思，正如原譯者寫在卷首的一樣：“這個有古愛情的小本子，願恭敬地獻給未來社會的少女們，”尤望讀者因之得於齷齪的現世生活中，掩卷追想古代的生活底安愉，心頭發生人生美化的酵。

碧麗蒂約生於我們紀年前六世紀 Pamphylie 的東部，Melas 河畔的小鄉村裏，這個地方是陰鬱而淒清的，有廣杳的長林爲 Taurus 山脈統治着，崖端的瀑布，直瀉向大湖，此外山谷是沈寂的，她的父親是希臘人，母親是芬宜息人，(Phenicie) 從她的歌中看來，似乎她未見過父親，因爲歌中無一處有道及她的父親印象，或即未生之前，父親已不在，不然何以她有了僅有她母親所能給她的芬宜息式的名字。在那不毛的地方，她和母親姊妹活着，日間看管牛羊，及紡織，但後來受了一男子的誘惑，爲了人的母親，她雖連篇累牘的歌唱，但我知道他倆人的關係，實在不多，往此以後，她停止歌唱這個男人，永遠離開鄉土 Pamphylie 了。

她到了 Mytilène，據考古家 Heim 證實起來，她

當時只有十六歲，那面的生活，是很華麗，男子更以逐酒肉爲事。碧麗蒂在此認識女詩人 Sappho (詩中作 Psappho,) 她作詩的本領，恐就是從這裏學來的。此時她得到一年紀不相上下的女友 Mnasidika，兩人愛慕非常纏綿，計有三十首詩是描寫兩人的關係的，相處共有十年，不幸一旦因碧麗蒂之不是，而決裂了。此時她覺 Mytilène 沒有什麼給她當戀了，遂去而之 Chypre，她開始其第三次的新生活：做妓女，(Courtisane) 那時的妓女是常出於大家閨房，不是現在爲人唾棄者可比，她爲妓女是無疑義的，不過那時生活的真相，很少紀載，只知她是很虔敬 Aphrodite，因爲她允許重返她的年少之故。她在 ampholie 的詩，不見得是當時寫的，因爲那時不外一簡單妓女，斷不以堅深的韻去作詩，大概是她紅顏老去時，追想幼年的印象而作的。此後的生活如何，無從考察，即她死於何時，亦不得而知了。

她的墳墓由 Heim 發現了，在 Paleo Limisso 古道旁邊，近 Amathonie' 遺跡處，遺跡消散已經三十左右，所有的石塊既用以鋪裝 Port Said 的碼頭了，此墳因爲其時習慣之故，深埋地底，并得免盜賊去偷竊。

珠飾雖距今既二千五六百年之久，彩飾及歛物一一在目，除她生平所愛而令憑吊不已的銀鏡及偶像外，尚有棺上的詩幾首，今附譯於卷末。

二六年七月金髮記於上海

目 次

在彭飛利 (Pasnphylie) 的牧歌

樹	1	故 事	22
牧 歌	2	既 嫁 的 女 友	23
懇 母 的 話	3	祕 密	24
赤 足	4	藍 眼 的 月 亮	27
老 人 與 仙 女	7	歌 兒	28
歌 兒	8	Lykas	29
行 者	9	供 獻 給 天 使	30
醒	10	和 氣 的 朋 友	31
雨	11	向 Perséphone 祈 禱	32
花	12	骰 戲	33
不 能 耐	13	紡 錘	34
比 較	14	笛	35
山 林 的 醒 覺	17	頭 髮	36
Phitta Meliai	18	杯	37
象 徵 的 指 環	19	夜 間 的 玫 瑰	38
月 下 的 舞 蹚	20	懊 悔	39
小 孩 們	21	中 止 的 假 紫	40

給洗衣的婦人	43	歌兒	50
歌兒	44	盟誓	51
Bilitis	47	夜	52
小屋	48	搖蕩者	53
失了的信	49	河神們的墓	54
在美帝戀納 (Mytiléne) 的悲歌			
船	55	偶像	72
Psappha	56	溫愛	73
Glottis 與 Kyse 的舞	59	遊戲	74
忠告	60	陰影下	75
不定	61	睡者	76
逢見	62	接吻	77
泥塑的小像	63	過度的鍾愛	78
想望	64	銷魂的擁抱	81
新婚	65	心	82
既往的餘留	66	夜間的話音	83
變化	67	別離	84
無名的墓	68	愛情	85
Mnasidika 的三個美		澄清	86
點	69	Mnrsidika 的抱搖	87
山仙的洞	70	海邊款步	88
Mnasidika 的乳房	71	晚間火旁	89

祈禱	90	引誘	100
眼兒	91	勉力	103
粉飾	92	給 Gyrinno	104
Mnasidika 的 靜 寂	95	最 後 的 嘗 試	105
一 韻	96	傷 心 的 印 象	106
等 候	97	給 蟬 人	107
孤 寂	98	哀 歌	108
書 札	99		

在失符 (Chypre) 島的小詩

給 Astarté 神的頌歌	109	無 所 可 否	123
夜 的 頌 歌	110	清 水 池	124
蕩 婦 (Menades)	111	性 慾	127
Kypris 的 海	112	旅 舍	128
Astarté 的 尼 姑	113	僕 徒	131
神 祕	114	洗 浴	132
埃及 的 妓 女	115	給 我 的 乳 房	133
我 唱 我 的 生 活 與 肉 體	116	Mydzouris	134
香 料	119	Bilitis 的 勝 利	137
談 話	120	長 林 之 神	138
撕 破 的 玫 瑰	121	繫 鈴 的 舞 女	139
珠 寶	122	女 樂 人	140
		暖 帶	141

給 幸 福 的 丈 夫	142	抑 鬱	160
給 迷 惑 者	143	小 Phanion	161
密 切	144	指 導	162
定 聘	145	販 婦 商	163
Pasifhae 舞 式	146	陌 生 人	164
女 技 術 家	147	Mnassdika 的 印 象	167
花 舞	148	幼 年 的 母 親	168
劇 烈	151	不 相 識 的 人	169
譖	152	誘 惑	170
給 情 夫 的 忠 告	153	最 後 的 情 夫	171
宴 友	154	白 鵝	172
青 年 妓 女 之 墓	157	晨 間 的 雨	173
小 賣 花 人	158	真 真 死	174
爭 論	159		

Bilitis 之 墓

墓 誌 一	175	最 後 的 墓 誌	177
墓 誌 二	176		

插圖目次

卷頭畫	引 誘	101
老人與仙女	香 料	117
比 較	性 慾	125
藍 眼 的 月 亮	僕 徒	129
中 止 的 假 眠	Bilitis 的 勝 利	135
Bilitis	花 舞	149
Psappha	宴 友	155
銷 魂 的 擁 抱	Mnasidika 的 印 象	167
Mnasidika 的 靜 寂		93

樹

我把衣裳脫了去緣登樹幹；我裸露的兩腿擁抱着光滑而膩濕的樹皮；我的草履踐踏着樹枝。

在高高處，但仍是躲在熱影及葉蔭下我騎在樹枝的交叉處將兩足在空中搖蕩。

是下過雨罷，雨滴時落在我的皮膚上流着。我的手滿是苦青，我的趾全紅了，因為時把花踐碎了。

當輕風橫生我覺得樹是生動了；我格外把兩腿挾緊，并將我半開之吻中出在細枝的頸髮上。

牧 歌

且唱一牧歌以懇求盛夏的風神彭。(Fan)
我看守我的牲羣，悉列尼思看守他的，在
戰慄的橄欖樹之圓影下。

悉列尼思倒臥在草地上，她時起來疾走，
或去找尋鳴蟬，或採摘花草，或洗臉在清
流之干。

我，從羊的白背上撕下些毛以飾我紡錘
而紡着時間是如此其長，鷹準在天空翔
過。

日影移動了，我們亦把花籃及牛奶甕遷
徙。且唱一牧歌以懇求盛夏的神彭。

慈母的話

我的母親使我在黑暗處洗浴，而使我在陽光下穿衣，燈前梳髻；但若我於月夜出去，她就將我的帶兒打一雙結。

她對我說：“與童貞女遊戲，與小孩子們跳舞；勿向窗外探視，遠避少年的閒話，懷疑寡婦的勸導。

“一個晚間將有人把你從門限取去，而置於大鼓及情簫隊中。

“那時，如你遠去了，碧麗朵 (Bilitô)，你將留給我三個隱憂：早晨一，正午一，第三個最難堪的是留給節日。”

赤 足

我有黑髮及長背與小圓帽，我的內衣是
白羊毛的。我堅實的腳是為日光曬赤了。

如我住到城裏去，我將有金的首飾，銀的
鞋及金黃的內衣。我在她們擁塵的鞋中
看我的赤足。

Psophis！來呀，小可憐的，抱我到流泉那邊
去洗我的足并揉些橄欖和紫羅蘭以爲
香。

今日你是我的奴隸，你可追隨着我而侍
候，到日終時我將摘園裏的赤荳給你的
母親。

老人與仙女

一個盲目的老人住在山上因為看了仙女們(Nymphes)他的眼以是死了，現在，春天來了，從此，他的幸福不外是遼遠的印象而已。

“是的，他對我說，我看見過 Helopsychria 及 Limuanthis；她們是在岸邊站着在 Physos 之池塘緣處，水是在比她們的膝還高的地方反耀着。

“她們的頸在長髮下斜傍着。她們的指甲如蟬羽般薄，她們的乳房如 Jacinthe 花片般窩。

他們探手在水裏從無形的瓶裏插下長莖的蓮花，在她們分開的大腿之左右水的圓紋漸次擴大了……”